

生平，最不喜歡去的地方便是醫院。最怕見到的即是醫生和護士。

這次來美國探親，一是為參加女兒的碩士畢業典禮，二是診斷一下我日漸虛弱的身體。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不料却一下住進了醫院。這還是我的兒子、我的同學及其夫人駕車自長島趕來探望我，在餐館聚首時所發生之事。同學見我氣喘吁吁、臉色蒼白，頓時急得牙都疼了。他們一再催促我去醫院看病。天底下只有我這同學最是親呵，因為我們是一起長大的，就像有血緣關係的親戚般，他夫人還患著坐骨神經炎，是翹著疼痛的腿一路顛滾來的，真讓我感動不已！

第二天，女兒便陪我去醫院看病。它的全稱是 **BALTIMORE MEDICAL CENTER**。醫院很大，在樹林環境之中。一位白髮長者在大堂裏彈琴。這裏不像醫院，倒像音樂廳。醫生挺著胸快步地走著，護士們身著花衣裳，像彩蝶似地飛來飛去。

在就候診室裏，我遇到了中國來的朱醫生。她見到我皺起雙眉。為我先做血液檢查。隨後讓我馬上住院。女兒為我申請了醫療保險，在三個月前看病服藥用完了。她還沒來得及繼續為我申請醫療保險。需要自費看病。醫療費是過於昂貴了。但是在美國醫院有規定，先搶救病人，後付費用。我難道成了需搶救的病人了？！我就這麼憂心忡忡地進了醫院。

我望見病房外簇簇的綠葉，在陽光下閃著綠盈盈的光。可是我無心欣賞。平日我最愛的是綠葉，甚於嬌豔的花朵。因為綠葉有種生命的顏色。我自己就像一片默默無語安安靜靜的綠葉。

陌生的環境，人生地不熟。我只會簡單的英語，困難和憂慮接踵而來。幸好我的主治大夫是中國的穆醫生。他給予我許多幫助。立即為我輸血，因為我的貧血十分嚴重。又作了多項檢查，從 CT、核磁共振、穿刺…等，仿佛從頭到腳均查了一遍。檢查報告出來了，我沒有傳染病、沒有癌症、心、肺、肝全都正常。唯獨腎臟出了問題，沒有解毒功能。穆醫生說，要儘快做血透，這是唯一挽救我生命的選擇。我躊躇著，還有商量的餘地嗎？他搖搖頭，要我慎重考慮，稍後會再來看我。他走了出去。

怎麼辦？女兒工作很忙，電話又打不通。真是心亂如麻。每週必須要做三次血透。而且要不間斷地做。以後便沒了自由，費用更是難以承受。我不願意給女兒帶來沉重的負擔。她還年輕，將來的路還很長。我是母親，首先應該為她著想。我原有的寫作計畫無法完成了。如果我不能寫作，豈不成了廢人？好像是剪斷翅膀的小鳥，終日困守在籠子裏直到生命的終結。我最喜歡遊山玩水。可是再也去不了了北戴河，去不了自幼長大的昆明，去不了夢寐以求的羅浮宮，不能再去日本觀賞如雲一般的櫻花……。再沒有創造，再沒有歡樂，我不願意這樣活著，不願意！

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我站在窗前。腦子一片糊塗，不能思想，唯有心在撲通撲通地亂跳，拒絕做血透，就意味著放棄生命，我很清楚。再一想，人的生命，總有盡頭，何必計較，多活一天？少活一天？

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我真的要這樣對待生命嗎？又不心甘情願。我多想活著，健康快樂，有所作為地活著，有價值地渡過生命的每一天。可是如今，我做不到了，做不到了……。

窗外，是明媚的春天，我的生命却不會再有春天了，不再有了。轉眼間，烏雲沉沉，刮起了大風，像是要下雨了。窗外的綠葉簇擁在一起，好像在交頭接耳地對話。我知道綠葉為我著急了。飛來一隻小小的啄木鳥，啄著玻璃窗，「篤！篤！篤！」地同意，總是啄三下，用它全身的力氣。我知道小小的啄木鳥是綠葉呼喚來的。綠葉被風雨刮得東搖西晃。面對綠葉的催促、綠葉的吼叫、綠葉的憤怒，我不能無動於衷。這不是幻覺，也不是虛構的電影鏡頭。在這樣的時刻，我不能欺騙自己。我只感到綠葉和啄木鳥在陣陣敲打我的心扉，要我放棄荒謬的想法和錯誤的決定。此刻，仿佛全世界所有的綠葉都站在我的面前，它們要我珍愛生命，決不放弃。

這時，病房門推開了。那是穆醫生的腳步，他向我走來。我沒有其他選擇了，我轉過身去，靜靜地望著他，輕輕地說：「我決定做血透。我選擇生命。我決定了……。」他拍拍我的肩膀，點點頭，握著我的手，沒有說話。因為他也是中國人，理解我的苦衷、願望和感情。

我又走到窗前，奇怪，風停了，雨亦不下了。從烏雲中射出一縷金色的陽光，啄木鳥飛去了，綠葉輕盈地搖晃著，像是在為我歡呼。在我的生命中，因為有了綠葉，有了啄木鳥，有了大自然的恩賜，使我的生命變得如此幸運。

教會中的牧師、李長老、雷長老娘在百忙中來醫院看我。他們不知道我在做第一次血透時即不省人事、暈了過去，人也很難受。此刻，我又想放弃了。我不能面對接踵而來的痛苦。此時，他們來了，在我的病床前，手拉手為我禱告。我看見李長老跪在地上，眼裏不住地淌著眼淚。一個男人的眼淚啊！一個過去認識不多的弟兄，他的眼淚震撼著我的心。在這複雜紛爭得世界裏，為了別人流下聖潔的淚水。我嗚咽著說：「我不放棄，決不放弃！」張弟兄、盛姐妹夫婦送來可口的食品，小夏帶來我愛吃的水果。醫院的領導，這裏稱老闆，週末休息的兩天中都來看我，和藹地問道：「What can I do for you?」我說只需要你陪我說說話。他笑笑，自我介紹畢業于耶魯大學，後來到了 GBMC 工作。我說到自己的家庭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。當我年幼時，隨父母住在昆明。美國飛虎隊就駐紮在父親發電廠的附近。我經常作為小代表歡迎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。他們都很年輕。每次歡迎會，我都在他們懷裏傳來遞去，不住地親著我的臉蛋，在我的胸前掛滿 V 字紀念章……二次大戰勝利後，父親來美國工作，共同研討揚子江水利發電站事宜。終究因諸多原因，沒能進行下去。我的女兒中學畢業後即赴美國念大學，攻讀電腦專業。我此次來美國探視，又住在美國的 GBMC。真可謂是中美友誼綿綿流長。他聽了很高興，連連點點頭。

美國的醫生和護士待我如同親人，每次做檢查，都拉著我的手，鼓勵我，使我倍感溫暖，微笑地面對多種檢查。醫生和護士都翹起大拇指，說我是個可愛的病人。腎臟專家傑夫每天都來看我，看到我有好轉，臉上便洋溢出由衷的微笑，連聲說：「Better! Better!」

在我的病房中，中國來的朱醫生、穆醫生、臺灣的詹醫生，還有非洲醫生、緬甸醫生、美國醫生、印度醫生，大家圍坐在一起，研究我的病情和病例。原來他們是醫院專門為我組織的一個梯隊。

他們常問我：「What can I do for you？」我聽到這話總是很感動。他們不同的膚色，簡直就像個小小的聯合國，彼此緊密地依著，恰如窗外簇簇的綠葉。

某日，一位工作勤勤懇懇的中年護士，坐在我床前，問候我。她說她是基督徒，我們都愛你。我的泪水剎那間淌了出來。她拉著我的手說：「上帝愛你。」

愛，是溫暖的雙手；愛，是慈祥的眼睛；愛，是寬濶的胸懷；愛，是心靈的事業；愛，是無盡的力量；愛，是上帝賜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；愛，是頑強的生命。因為世界有了上帝的愛，生活才變得有盼望！